



丹娜

法特米尔·吉亚泰著

丹 娜

法特米尔·吉亚泰著

林 耘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丹 娜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 京 市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书号 1109 字数 88,000 开本 $787 \times 940 \frac{1}{32}$ 印张 $6 \frac{1}{4}$ 插页 2

195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定 价 (3) 0.67 元

前 言

法特米尔·吉亚泰生于一九二二年是阿尔巴尼亚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阿尔巴尼亚的现实生活，鼓舞着青年們不断地前进，所以很受阿尔巴尼亚的讀者欢迎。吉亚泰自一九三七年就开始写作，早期作品多发表在地下反法西斯的刊物“自由的号召”上。他写过很多的歌，这些歌流传在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軍的队伍中，并且传遍了全阿尔巴尼亚。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决裂”“沼泽地”，中篇小说“水是靜止了，但是敌人并没有睡着”“丹娜”，小说集“血滴”“庄稼是完整的”“阿尔巴尼亚的心”，长诗“游击队员班柯之歌”，戏剧“来自乡村的姑娘”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是写阿尔巴尼亚的游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以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斗争史。他曾在崇山峻岭中度过整个战争时期。后来他将行軍、作战的经历描写在他的小说集“血滴”中。在“水是

靜止了，但是敌人並沒有睡着”里，他描写了人民对
外国干涉者的斗争。在“沼泽地”中反映了新的劳动
人民和企图走回老路的老一辈的代表人物的斗争。

吉亚泰的散文作品大部分是以阿尔巴尼亚乡村
生活为题材的。这位青年作家注意农村题材不是偶
然的。这个题材在新阿尔巴尼亚文学中占着中心地
位。

中篇小说“丹娜”刻画出阿尔巴尼亚农村中一个
新型妇女的形象，并细腻地描写了她经历的劳动生
活，及从痛苦达到幸福的过程。阿尔巴尼亚人民政
权成立后，妇女虽然在社会中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但
是旧习惯还根深蒂固，要和那些深植在人们心中的
旧习惯与偏见作斗争就必须有真正的勇气和决心。
女主人公丹娜正是一个反对因循、守旧和各种落后
偏见的英勇战士；她是新时代培养出来的妇女。她
热爱劳动，富于创造性，具有高度原则性和不屈不挠
地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和信心。小说的结尾丹娜终
于胜利地获得了幸福，但是这种幸福的得来并不是
容易的。

作者在这部中篇小说中真实地写出了阿尔巴尼

亚的乡村中怎样在逐渐地克服着多少世纪以来的落后状态，和人们怎样以新的道德标准坚定地处理生活。

读完这部小说后，会感到丹娜所代表的阿尔巴尼亚的优秀男女青年，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正在巩固着新的美妙的生活，并将创造更加幸福的未来。

这部中篇小说曾于一九五七年荣获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奖金。

編 者

这是一条被糟塌得很厉害的路，处处留着深深的車轍和拖拉机的履带痕迹，它笔直地通往一个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庄。

高高的白楊树排成了整整齐齐的行列，沿着大道两旁的水沟伸向前去。春风吹拂着它們的枝叶，发出輕微的悉索声。白楊树影投射在嫩綠的青草上。不久前才从远方归来的剪刀形尾巴的燕子，成群地在新麦苗上面掠过。鳥群一会儿沿着道路疾飞，一会儿在田野上空低低廻旋，一会儿又翱翔在云端里。那儿，被风追逐着的朵朵白云，正伴送一輪巨大的夕阳到远远的山崗背后去。

丹娜·菩萊姆蒂心事重重地順着这条大道緩緩走来。她没有听见鳥儿的喧鳴，也没有嗅到这儿到处都生长着的早开的野櫻花的香气。这姑娘看来已走得十分疲倦了。她勉强地挪动着赤裸的两脚，

吃力地提着一捆書籍和筆記本，還有一雙她出城后就脫了下來皮靴。

丹娜是被召到城里去開會的。被召去開會的有本縣全體先進的農民，會上談的是關於種植甜菜的問題。總農藝技師說，在蘇聯，每一公頃^①土地能收一千九百零六公担^②的甜菜，這話使丹娜大為驚訝。

這簡直是奇蹟！要知道在他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里，去年最好的地段每公頃也只收了五百公担。丹娜·普萊姆蒂把總農藝技師的全部指示都詳詳細細地記錄在她那本揉皺了的筆記本上，例如：關於如何準備播種甜菜的土壤，如何深耕，如何在早春時節把土塊耙勻；以免土壤中的水分大量蒸發；如何播種，如何施肥，如何去苗，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對她極其有益的知識。

萊姆別茨地方的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也在大會上講了話；他和他的青年突擊隊員們達到了每公頃六百二十公担的收穫量。

① 每公頃為一萬平方公尺，約為我國十六畝。——譯者注。

② 每公担為一百公斤。——譯者注。

丹娜把他的話也記進她那本揉皺了的筆記本里，現在這本筆記本就放在她的小包袱里。

那个人說：

“有人對我這麼說過：‘你就是對自己的獨養兒子也沒有服侍得象侍弄甜菜那麼勤呀。’我有一回這麼說：對呀，當然羅，不過植物——也是有生命的東西！如果不按照它所需要的辦，那是不會成功的！你想要提高甜菜的收成，你就得給它所需要的一切。可是甜菜，它需要什麼呢？需要照料，照料，加倍勤懇地照料它！你能那麼照料它——那末就有指望。噫，這個，當然羅，不限於對待甜菜要這樣，對待任何庄稼，可以說，都應該這樣。”

萊姆別茨來的那個小伙子說得很對，丹娜從心眼里贊成，她給他鼓了掌。

會開得比預計的時間要長。會後，丹娜急急忙忙地跑到書店里去，她在那里買了一本指導種植甜菜的小冊子，買了一期新到的“蘇聯集體農莊莊員”的雜誌，還買了一小冊詩集。然後就回自己的村莊來了。

開始，還有些別的農民和她同路，這一段路她感

到走得很愉快，可是后来，那些种甜菜的庄稼人都和她分了手，到比济茨柯，节勃略柯和巴巴尼去了。于是，丹娜只剩下了独自一人，她的情绪就坏了。到底为了什么缘故——她自己也不明白。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完成爷爷委托她办的事。爷爷已经求过她两次了，可是她两次都把它忘了。

丹娜·菩莱姆蒂的爷爷从前曾经是这一带最著名的园艺家。可是现在他年纪大了，耳朵也聋了，于是村子里的人虽然还象先前那样尊敬他和爱他，却没有人再来向他请教了。爱劳碌的老头儿求过所有的人，替他从杰罗夫的国立苗圃里带几株苹果树秧或者著名的兹维林种的枝条来，以便把它们接种在自己果园里那几株半野生的苹果树上，使它们结出胡桃般大的鲜美的果实来。

他也把这件事儿嘱托丹娜了。

所有的人都答应了他，可是没有一个人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当然也有这样的人，直爽地对他摆了摆手：

“你算了吧，老爷爷。我们这块地不管怎么也长

不出好苹果来的。”

“什——么？……”老头儿伸长了脖子，把手掌挡在耳朵背后，再一次地問。“你胡說些什么？！說我們这儿长不出好苹果来嗎？！要知道，我們这儿的土地——簡直是金子呀……可不是嗎，我們这儿长甜菜！从前，你們对甜菜也說过这种話的！”

說着，气憤得不得了的老头儿把多节的手杖敲着地面。

有一回，李戈尔·巴比对他說，他們这儿的土壤根本不适宜于种苹果。这一下子把老头儿惹上火来了！他就攻击起李戈尔来，什么話他沒有拿出来罵他！

“我說，你呀，李戈尔！你說这样的話可是失掉了自己的身份！你想一想吧！你是我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可是你这个脑袋瓜儿倒长得并不够聪明。我可了解你哪。你这个人拿到市集上去也就值一文錢！你拿着湯勺子跟雄猫打架，抓着毛驴尾巴鬧着玩的时候，我都已經在耕地了。你說話的时候，得用脑袋想一想呀！要知道現在全村子的人都在跟着你走！你是主任，这是开玩笑的嗎？！我們，当然

罗，自己也有錯，选举了你这个主任。你不要笑！記住你自己說过的話。为什么茲維林种的苹果就不能生长在我們这儿？不要說茲維林种的苹果树能生长起来，而且还能长得齐你的脑袋瓜儿一般高呢！那时候你再說我們这地方不适宜于种苹果吧！老实說，你这是从哪里撿来的科学話！没有什么好笑的，还是拿根烟来抽抽吧……”

这位生了气的老爷爷那时候就这样数落了合作社主任一頓。丹娜今天回家的时候也等待着这样的一场暴风雨。就象每当好天气，爷爷总爱走到門口，一边咳咳嗆嗆地，一边就把藏在心里的話都罵了出来，一句也不会忘記。瞧，她偏偏把这件事儿忘啦，——怎么办呢！再回到城里，到杰罗夫的苗圃去一趟，那是怎么也办不到的了，因为天色已晚。那样，她回来就得摸黑了。而走夜路，对于一个年青姑娘來說，会有各种各样意外的危险的。

村头上长着一株巨大的篠悬树，它的年齡連村里年紀最大的人也不記得是誰把它种在这儿的了。树干粗得两人合抱都抱不过来。

籐悬树的影子早晨来到丹娜·菩萊姆蒂的家門口，傍晚时則长长地躺在地面，很象一条童話里长了翅膀的巨龙。中午的时候，这株古树投在地上的影子大得可以詘全村子的牲口都赶到这儿来乘凉。

丹娜的爷爷可以根据这株象不知疲倦的哨兵似地直立着的籐悬树的影子来判定時間。

而每天夜晚，那些不能不约会和沒有约会就活不下去的人們，青年們和少女們，就时常躲开了人們的眼睛到这株籐悬树下来相会。这株籐悬树常年累月地听到过多少姑娘們的羞怯的呼吸和多少小伙子們火热的誓言！

旧时代，常有困倦了的牧人和疲累不堪的行路人在这株大树底下露宿，那些无家可归的飢汉为了寻找一块面包經常在这一帶流浪。可是現在呢？現在，就連这株古老的籐悬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可惜的是它不能向我們說出它心中的話。

丹娜走到这株大树旁边的时候，一群受了惊吓的鳥儿叫喚着从它那些巨大的、濃密的、互相交錯的树枝上飞了起来。但当它們知道了使它們受了惊吓的人并不怀有任何恶意，它們就又重新一只只地忙

着在枝桠上給自己找到个位置，藏身在密密层层
的树叶中，同时揚起了一片震耳欲聋的噝噝声。

就在这个时候，姑娘听見了一陣熟悉的歌声：

我有一次从特列諾伏来，
看見了一个年輕的小美人儿，
小小的个儿，簡直还是个小了头儿，……

歌声从老篠悬树的树干背后傳來。这是一个很
悅耳的男高音。姑娘立刻辨别出这是誰的声音，放
慢了脚步，随后就站住了。她的手不自覺地按在胸
口，心儿呢，突然紧縮起来。丹娜用眼角朝歌声傳來
的方向瞟了一眼。她看見了那个小伙子斜倚在树干
上，嘴角上挂着微笑，唱着：

她用銀鈴般的声音对我說道：

“你为什么那样老盯着我瞧？……”

姑娘胆怯而小心地向周围望了望，然后朝前跨
了两步。她的心儿跳得很厉害。可是歌声又使她站

住了。

假如你不認識路，
那末我帶你去吧，不要笑我，
我們到那小草原上去坐一會兒吧，
去談一談心里的愛慕。

这个佇立在丹娜路上的小伙子唱得非常动听。他的歌声仿佛寂靜的森林中的淙淙的泉水声，又象是晨曦中的鳥儿的啾鳴。

这歌声仿佛有人伴唱着，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傳到很高很高的天空，并且在人們的心灵里种下了幸福的感觉。不錯，丹娜·菩萊姆蒂正是感覺到了这个。

她忽然想跑开。只有青年的歌声一停，她才好象刚从奇异的梦中醒来似地回复了知覺，于是她又繼續走自己的路。

“丹娜！”那小伙子叫了她一声。

可是丹娜沒回答他，反而加快了脚步。于是那青年就快步追上了她。

“丹娜!”

“怎么，你有什么事?”她没有站住，也没有回过头来，好容易才能听清她的这句回答。

“我想和你谈一谈。”

“走开吧，别给人家看见了!”她恐惧地向周围望了望，说。她的话语听出命令的口气。

“叫我走开?”

“对，对! 你快走开!”

可是小伙子从她放慢了的脚步中看出了，她很想站下来和他谈话。

“丹娜! 我在这儿等了你三个钟头啦。脑袋瓜儿都给晒得发昏了!”

“别撒谎吧!” 姑娘打断他的话说，一面将她的微笑藏进竖起了的衣领里，接着不怀恶意地取笑道：“你怎么会把脑袋晒昏呢，你不是站在树荫底下吗? ……”

小伙子拦住了她的去路。他们的两对燃烧着的眼睛相遇了，于是他们明白，他们两人都早就在等待着这次会面。他们两人站在那儿挨得那样近，要是在黑暗里，当然就会拥抱起来了……可是天色还很明

亮，而那棵可以隱蔽他們的茂盛的胡桃树呢，又生长在离开大路頗远的地方。

小伙子瞪着两眼望着姑娘，好象要把她那对长在警惕地蹙蹙着的象林中小溪般的眉毛底下的、大大的、黑黑的、睫毛长长的眼睛一口吞了下去似的。她那被太阳光关心爱护着的两颊稍显得寬闊。他怀着那样崇敬的神情望着她，好象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姑娘，而是一个童話中的美人。

“你干嗎这样望着我？”她問道，为了想从他口里听到表白爱情的美妙的語言，这是世上所有的姑娘在这种場合渴望听到的。

“我苦恼死了，丹娜！”小伙子抓住了她丰满的胳膊，回答道。

可是姑娘后退了一步。

“你怎么啦，斯捷芳！会給人家看見的。”她輕輕責备地說，不过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来，她这时并不想跟小伙子爭論什么。

“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們不是一切都决定了嗎？由他們看去吧！”

“不！不！你別乱說，斯捷芳。要是給人家看見